

但这一次，无论威胁是什么，伊娜都看不到。整片海滩没有一样东西能对她们造成伤害。视野完全开阔，从弯曲的海岸线一直延伸到远方的岬角，再到岛屿北端的鬼城——特奥波托。而哈莉缇，这个容易惊慌的孩子，依旧僵立原地，哭声刺耳。

恐惧源于她赤裸的双脚前，两步之遥——沙地上的浅坑中躺着一只鸟的尸体。它的翅膀垂落，双腿直伸，喙首耷拉在一侧。这是一只信天翁。死去多时，它尚未成熟，否则其翼展应是伊娜·阿洛伊塔的两倍。即便如此，这只鸟的身躯也几乎与哈莉缇一般大。

(鸟儿)柔软的部分已然腐化，化为金黄色的轮廓，留在灰沙之中。腐朽羽翼的羽干像干枯的棕榈叶。两根粗大的骨棒——信天翁的肱骨——从空空的肩窝中伸出。它的轮廓仿佛仍在挣扎，想要展翅高飞。一块胸骨与数根褐色的、脆弱的肋骨环绕着腹部的残骸。而在那空空的胸腔中，却留存着一把塑料品——它们，仍未腐烂。

哈莉缇再次尖叫，朝死去的鸟儿踢沙子。她气愤地迈步，想把尸体踩进沙里。伊娜竭力将她拉了回来。——太过用力的拉扯，反而止住了女孩的嚎哭。

“它怎么会变成这样？里面怎么会有那些东西？”

她用英文发问，这是伊娜·阿洛伊塔正在试图纠正的一个新习惯。

“~~Il~~ a mangé un truc qu'il n'aurait pas dû.” “它吃了不该吃的东西。”

“像是垃圾食品。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为什么？它为什么要吃垃圾食品？妈妈！它是只鸟，鸟不是只吃好东西吗？”

“它弄错了。”

伊娜的每个回答，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可怕。女孩把湿漉漉的脸埋进母亲裸露的大腿上。

“它是个生命，哈莉缇，我们应该为它好好下葬。”

---

(1). 笔者尚未确以此为何种语言。

这个主意深得女孩欢心——她既喜欢仪式，也喜欢在沙中挖掘。但当哈莉提开始用珊瑚和贝壳在尸体上撒时，伊娜再次阻止了她。伊娜伸手探进那只正在腐烂的鸟的胸膛，取出两枚瓶盖、一个塑料挤压头、一个至少十五年前的黑色胶卷盒底，一只一次性打火机，几米长的单丝钓线，以及一颗雏菊形状的纽扣。

她把这些彩色的残片一并塞入她们的网袋，和这个早晨的其他宝物一起。

"Nous pouvons faire quelque chose avec ceux-ci." 我们可以用它们做点什么。但她其实不知道做什么。

她们将坟墓堆成一个圆而平整的土丘。哈莉提想在坟头立一座十字架，就像岛上的两座教堂墓地里的那样。于是她们用被扶桑枝条做一个小十字架，插进沙里，然后又用绿色的蜗牛壳和小块黄色卵石为坟墓点缀边缘。

"祷告吧，妈妈。"

伊娜在语言上迟疑了片刻。这只迷途的鸟，或许是从南极、经澳大利亚或智利飞来的，它的一生几乎都漂泊在水面上。伊娜最终用大溪地语说了几句话——因为法语和英语都不合适，而她所知的图阿莫图语太少，实在说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。

十五分钟后，简单的仪式结束。伊娜的女儿又开始蹦跳着奔向浪花，寻找新的宝石。就像那只因吞塑料而死的信天翁，只是另一则难以理解的神话。就像那个在旋转的蛋中蜷缩的神灵，在世界尚未形成之时。

"我正饱受我们这些计算机专业人士所说的'延迟'(latency)之苦。"

像我母亲晚年那样，不断退回过去。这种诅咒未必代代相传，但有时也会。谁知道呢？也许我母亲也曾患上这未被诊断出的病。也许正是它，埋下了那场夺她性命意外的隐患。

随着近些年的记忆愈发模糊，我童年的<sup>本</sup>基础记忆反而愈加清晰。闭上眼，我能看见自己童年卧室的模样——那间高高坐落于埃文斯顿“城堡”中鸟鸦巢楼阁的房间，细节清晰地超越记忆应有的限度；学生写字台上堆满的塑料鲨鱼与鳐鱼，满架深海图书，一只装满孔雀鱼与剑尾鱼的鱼缸状地球仪，衣橱中放着各式面罩与呼吸管、干枯的海扇、珊瑚块，还有德文记的鱼类化石——<sup>过厨</sup>都是在谢德水族馆的纪念品商店买的。

床头墙上挂着一篇裱起的《芝加哥论坛报》文章，日期是1970年1月1日，标题为